

## 狂熱年代紅衛兵情感的宣泄與記錄

### ——讀《紅衛兵詩選》

◎ 楊劍龍

由岩佐昌璋、劉福春編選的《紅衛兵詩選》，2001年3月由日本福岡市的中國書店出版了。經編選者多年搜集精心編選的《紅衛兵詩選》，是那個狂熱年代紅衛兵情感的宣泄與記錄。有學者在談到文革文學時，用「詩意的瘋狂」來概括。認為「『文革文學』中的詩意，是一種畸形、病容、非常態的演示，解剖這種演示，不僅對於文學和文學史研究，意義非同尋常，而且其價值還將超出文學與美學的範疇，從對於詩意走火入魔的理解和喪心病狂的追求，到瘋狂詩意特殊的構成規則，無不反映『文革』時代的審美標準、審美趣味，無不痛訴著真正的美慘遭蹂躪、被放逐之後，偽美惡性滋生、急遽繁殖的狀態。研究它們，毫無疑問是在品評一份美的澀果，是在沉痛地反思人類的文明何在，及其何以斷裂與墮落。這無論對於美，還是對於人類來說，都不無裨益」<sup>1</sup>。雖然從文學的審美視角來看，《紅衛兵詩選》明顯地缺乏審美意味與文學價值，但是，從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等角度看，該詩選的出版，仍然有著其特別的意義和價值。

### 太陽與領袖崇拜

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對於領袖毛澤東的崇拜基礎上的，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將個人崇拜領袖崇拜推到極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正式全面發動了文化大革命。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一場群眾性的運動迅速蔓延全國。

《紅衛兵詩選》中，在諸多歌頌領袖毛澤東的詩歌中，以太陽來象徵領袖毛澤東成為一個突出的現象。「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您哺育著我們成長，／您溫暖了億萬心房。」（彭子強〈紅太陽頌〉）<sup>2</sup>「迎著東升的太陽，／我們向毛主席請示。／大聲地誦讀《語錄》，／承受燦爛的陽光。」（淮海中學紅衛兵〈迎著東升的太陽〉）以普照天地的紅太陽，象徵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與溫暖。

毛澤東的幾次接見紅衛兵，成為紅衛兵詩歌中的重要題材。曹積三的〈萬歲，毛主席！萬歲，紅太陽！〉，以紅太陽的象徵描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沸騰的情景和激動的心情：「藍天下，紅旗如海。／草地上，鮮花盛開。／青山綠水放聲歌唱。／呵，金水橋升起紅太陽。／滿面笑容多麼慈祥。／博大的胸懷像大海一樣。／紅帽徽閃爍著金沙浪花。／草色軍裝散發著羅霄 \* 香……／多少個春秋憧憬著紅太陽。／如今啊，火紅的太陽就在身旁。／千聲呼啊萬聲唱。／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沸騰的熱血激蕩在胸膛。／晶瑩的淚花往

下淌……」<sup>3</sup>比較真實地記錄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的壯觀激越的場景。向延的〈舵手頌〉以回憶的視角，抒寫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場景：「我手撫華表，／仰望天安門上的紅燈，／思緒如潮呵，／激起波浪層層。／我想，／想一千回，／是那激動人心的黎明，／金色的太陽升，／憧憬幸福的情境。……我們是怎樣地，／怎樣地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們是怎樣地，／怎樣地渡過永生難忘的幾分鐘。」霍紅等的〈毛主席，我們見到了您〉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記敘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喜悅之情：「天安門紅樓，／紅光萬道照天地。／萬眾齊唱太陽升啊，／顆顆紅心向著毛主席。／日日想，夜夜盼，／心願何時得實現？／北京城裏的紅太陽啊，／今天終於見到了您。」

對於領袖的崇拜謳歌，延伸到對於領袖故鄉的景仰。東方瀾的〈紅太陽的故鄉〉，以敘事的筆觸記敘參觀韶山毛澤東故居的情景：「一嶺山巒團團環抱，／一渠清水欄欄流淌。／就在這一棟普通的農舍，／升起了紅彤彤的太陽。／我跟著紅衛兵的行列，／越過千重水，翻過萬座山，／在一個旭日東升的時刻，／來到了紅太陽的故鄉。」在對於韶山沖的描繪頌揚中，表達對於領袖的崇拜。陳曉華的〈韶山頌〉以在韶山的所見所聞，抒發對於領袖的景仰：「韶山的山啊韶山的松，／蒼松不老春意濃。／韶山沖啊好風光，／紅太陽升處心嚮往。／踏上毛主席當年走的路，／跨山躍水咱勁頭足……」向天紅的〈火紅的太陽心中生〉，以紅太陽心中升的比喻抒寫紅衛兵對領袖的謳歌：「萬里長空飛彩虹，／山山水水笑盈盈。／紅太陽照在心坎上，／毛主席來到群眾中。／多少話兒多少情，／四海揚波作和聲。／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萬歲！萬歲！毛澤東！』」向日葵的長詩〈紅太陽頌〉以革命歷史與文革現實的交織敘寫，抒寫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抒發對於領袖的無限敬仰：「無邊的大海呵／請鼓動澎湃的心潮，／巍峨的高山呵／請揮動激情的大筆；／撼天的春雷呵／請擂動雄渾的鼓點。／萬里的長風呵／請奏起《東方紅》樂曲。／讓我們同聲歌唱／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王英志的〈最高統帥一揮手〉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場面的描繪，謳歌偉大領袖的神采：「萬朵紅雲舞彩綢，／一輪紅日照宇宙，／主席登上天安門，／天紅透來地紅透。」以誇張的筆觸，讚頌偉大領袖毛澤東。

《紅衛兵詩選》中，紅衛兵以虔誠的宗教式的崇拜謳歌領袖毛澤東，以近乎狂熱的激情表達對於領袖毛澤東的敬仰，在這種情感的表達時，太陽成為詩歌中共同的象徵物，以紅太陽的光焰無際、普照大地等，來象徵領袖毛澤東的偉大與溫暖

### 紅旗與革命路線

文化大革命被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條路線、兩個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打倒走資派就是打倒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代表了廣大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路線。在《紅衛兵詩選》中，紅旗就象徵著無產階級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紅衛兵詩選》中有不少詩歌是謳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的，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代表，諸多的紅衛兵詩歌就以歌頌《講話》表達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推崇與服膺，而在詩歌中出現最多的也就是紅旗的象徵物了。

金樹良的〈沿著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勝利前進〉，以紀念《講話》發表25周年為由，謳歌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揭批資產階級的文藝黑線。詩歌頌揚道：「《講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文藝，／開闢了一個光輝壯麗的新紀元！／是擁護還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界線，／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線。／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口號般毫無詩意的語言，卻表達著對於毛主席文藝路

線的忠誠。中央民族歌舞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沿著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前進〉在回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歷史中，表達「向一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舊文化開戰」的必要性、緊迫性，並歌吟道：「《講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講話》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方向盤，／《講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講話》是革命文藝／最鮮明的旗幟，／最強大的武器，／最寶貴的——生命線！」以紅旗、旗幟等象徵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成為紅衛兵詩歌中的約定俗成的意象。延歌的〈社會主義文藝萬代鮮紅〉，在謳歌《講話》的詩句中，批判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寶塔山升起金色的太陽，／紅光普照著錦繡前程，／延河畔吹起東風萬里，／紅旗展現出壯麗圖景。／偉大領袖的光輝著作，／像春雨滋潤著我們的心靈，／英明導師真理的聲音，／句句說盡工農兵的心聲。」胡永槐的〈毛主席的《講話》紅日照〉以快板書的節奏，謳歌《講話》：「工農兵，舉紅旗，／『殺』一個紅舞台，／毛主席的《講話》紅日照，／文藝新花朝陽開。」「過大江」戰鬥隊的〈偉大的著作 光輝的思想〉以大批判的筆觸，謳歌《講話》，批判帝修反的文藝，讚頌革命樣板戲。庭葵的〈手捧《講話》心澎湃〉全力謳歌《講話》的豐功偉績：「手捧《講話》心潮澎湃，／一輪紅日耀胸懷。／讀了一遍又一遍啊，／革命真理書中來！」

在謳歌毛澤東《講話》以外，有一些詩歌描述學習毛澤東其它著作的感受。衛東的〈學習老三篇〉描述學習老三篇鬥私鬧革命的志向：「活學活用『老三篇』，／敢向『私』字揮刀劍，／靈魂深處鬧革命，／徹底改造世界觀。／活學活用『老三篇』，／敢想敢幹敢造反，／心懷天下鬧革命，／笑看世界紅艷艷。」景朝暉的〈工人愛讀「老三篇」〉，以工人的口吻敘說學習「老三篇」後思想境界的提高：「永遠學習『老三篇』，／敢於革命敢造反，／緊緊跟這毛主席，／革命路上永向前。」劉文楷的〈咱工人最聽毛主席的話〉敘寫學習毛澤東選集後，拋棄私心雜念胸懷全球的崇高境界：「《毛澤東選集》手中拿，／明燈一盞心中掛，／心紅眼亮方向明，／咱工人最聽毛主席的話。」建築系統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熱情讚頌〉讚頌文化革命，讚頌毛澤東思想：「文化革命戰旗紅，／舞台上殺出工農兵。／帝、修、資、反一掃空。」

在《紅衛兵詩選》中，對於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謳歌，突出了對於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批判，在以紅旗為象徵物的歌頌性抒寫中，表達紅衛兵對於毛澤東文藝戰線的擁護與愛戴，對於封資修文藝黑線的仇視。

### 鮮血與造反精神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成為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精神的概括，紅衛兵成為向走資派鬥爭奪權的工具，而造反則成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鬥爭精神的表現。在《紅衛兵詩選》中，充滿了對於造反精神的禮讚謳歌，而這往往又與堅苦卓絕的鬥爭聯繫在一起，與鮮血淋漓的派系鬥爭聯繫在一起，在紅衛兵詩歌中，鮮血往往就成為造反精神的象徵物。

李亮的〈血之歌〉在對於武鬥場面的勾勒中，控訴「黑市委的瘋狂行凶」：「鋼、鐵棒，大打出場，／摩托、吉普橫闖直衝。／這是法西斯暴行啊，／革命造反派倒在血泊中。」王鵝羽的〈造反歌〉描繪了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打倒走資派掃四舊的造反精神：「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把舊世界砸個稀巴爛！／挖掉資本主義老根，／普天之下紅光閃閃！」劉傳福的〈紅小鬼〉描繪了「年紀都不過六、七、八」的「小造反」的作為：「那闖勁呀，／捅天，天要破！／跺地，地要炸！／那造反派的脾氣，／就像跳出爐膛的鋼花！」「在百匪的長矛下，／為咱們挑過抗暴的泥沙，／替咱們送過抗暴的磚瓦，／牆頭上貼標語，／傳單滿

街撒。……」這六七歲的娃娃在武鬥的槍林彈雨中情景的描繪，不禁使人毛骨悚然。聾啞人總部火炬革命造反隊的〈血〉，以「口不能開言，耳不能聞聲」的聾啞人的視角，表達決心投入文化革命的鬥爭中去的決心：「愛，／忠於毛主席的革命闖將。／恨，／殺害我革命戰友的元凶。／血！／革命小將的鮮血，／像江海橫溢，／像烈火翻騰；／血，／革命小將的熱血，／灑遍了沈陽街頭，／把滿天映紅。」桑恒昌的〈一個「鋼工總」的傷員〉描繪在與「百匪」拼殺中受傷的「鋼工總」的傷員，「鐵矛戮殺的傷口滴著血」，貼胸的衣袋裏藏著毛主席的照片。「面對最敬愛的偉大領袖，／英雄拼命掙開雙眼：／『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人們從口型上判斷他的誓言。」在血肉的搏鬥中，誓死保衛毛主席。鋼二司新大院一兵的〈戰鬥吧，工人戰鬥隊〉以激情洋溢的口吻，呼喚工人戰鬥隊起來投入戰鬥：「在烈火中前進，／在血泊中高歌！／流血犧牲呵，／為粉碎身上的枷鎖，／為毛澤東思想照遍全中國！」陳瑞章、梁岩海的〈戰鬥吧，革命造反者〉召喚革命造反者投入造反的戰鬥：「戰鬥吧！革命造反者，戰鬥吧！／投出那發發重磅炸彈，炸爛那黑幫黑店；／戰鬥吧！革命造反者，戰鬥吧！／揮起那柄銳利長矛，把黃彥平徹底打翻！」東方紅公社「英特納雄耐爾」的〈在戰火中得到永生〉描述了東方紅戰士張玄杰、王俊英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英勇犧牲的情景：「……迎著刺刀木棒，／高舉紅書，昂首闊步。／面對圍攻毒打，／堅貞不屈，巋然不動。／他們不愧為東方紅的好戰士，／他們不愧為毛主席的紅小兵。」11.19廠戰士的〈烈士的血〉獻給「五·六」慘案犧牲的戰友：「血，／烈士的血！／衣衫紅了！／錦水紅了！／蓉城紅了！／戰旗更紅了！／一滴血！／一團烈火！／一滴血！／一陣風暴！／血，為捍衛毛主席而灑，／血，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拋！」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鬥爭，熱血拋灑無私無畏。

許多描寫造反精神的詩歌，都用激情洋溢的語言勾畫讚歎造反精神。小兵吶喊的〈革命造反派的脾氣〉以無畏的氣概抒寫了造反派的脾氣：「要造反就要一反到底，／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無所畏懼；／『私』字的權，／奪！毫不留情。／整風就要刺刀見紅。／甚麼唯觀點論、小團體主義，／甚麼極端民主化、風頭主義，／一切污泥濁水，殘渣餘孽，／統統滾他媽的去！／右傾思想靠邊站！／痛打落水狗！／更高舉起『造反有理』大旗。／這叫甚麼？／——革命造反派的脾氣。」以粗俗的言語，抒寫以造反奪權為內容的造反派脾氣。二附中忠於毛主席大軍赴黑龍江戰鬥隊的〈造反派的脾氣〉在駁斥有人污蔑造反為了自己的言論中，表達到農村、邊疆去的決心：「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為了保衛毛主席，死了也心甘。／這叫甚麼？造反派的脾氣！」將為了保衛毛主席不惜犧牲自己的大無畏氣概稱作造反派的脾氣。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造反派的脾氣〉，將刺刀見紅的造反、頂天立地的對抗、義憤填膺的奪權等，都視為造反派的脾氣。詩的最後說：「誰敢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甚麼院長、書記，甚麼部長、市長，／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造誰的反，／罷他娘的官、奪他娘的權！／為了保衛毛主席，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天不怕，地不怕，能拋頭顱，／灑鮮血，同那些混蛋拼到底！／這叫甚麼——造反派的脾氣。」罵娘的話語，成為當時的流行語，也被寫進了紅衛兵詩歌裏。

高平的〈造反！造反！〉將造反看作宣傳毛澤東思想、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的無畏無懼：「造反！造反！／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不怕圍攻，不怕明槍暗箭，／敢衝！敢闖！勇往直前！／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紅浪的〈好一個「造反有理」〉以阿Q式的造反，表述了其心目中的造反追求：「『造反』！『造反』！／老子就是要『造反』！／『造反』麼就是有利。／只要有油水，管他是誰的錢糧、／手錶、自行車，／嘻！我他媽『造反』統統是我的！／好一個『造反有理』。」「『造反』！『造反』！／老子就是要『造反』！／

『造反』就是要爭名氣，／只要大會、廣播、登報能上榜，／誰管我參加沒參加，／哼！老子都要登個名！／好一個『造反有理』。」這種變了形的造反有名有利，顯然與原初的造反不同了。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造反主要表現在掃「四舊」，逐漸演化為對走資派的鬥爭批判，呈現出一種大無畏的氣概。隨著文化大革命進程的發展，各派系之間的武鬥逐漸升級，造反就與鮮血淋漓的武鬥聯繫在一起了，不管哪一派都標示著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體現出為保衛毛主席而獻身的英勇氣概。因此，在紅衛兵詩歌中造反就與流血犧牲聯繫在一起了，鮮血就成為抒寫為了造反而無所畏懼精神的象徵了。

## 黑色與走資派

文化大革命被認為是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與劉少奇為代表的反動路線的鬥爭與較量，揪出走資派打倒走資派就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要任務。在《紅衛兵詩選》中，有一部分詩歌是與走資派鬥爭相關的，黑色就成為描繪走資派的主色調了。

井岡山兵團「老實話」戰鬥組的〈看，劉少奇的黑心〉，以組詩11首的形式揭批劉少奇。〈序：修記老板〉寫道：「劉少奇，黑心肝，／打著『紅旗』把紅旗反。／赫禿門下稱弟子，／自任修記大老板。／照妖鏡下顯原形，／堅決砸個稀巴爛！」用諷刺詩的筆調批判劉少奇。〈3、暗挖牆角〉寫道：「劉少奇，放毒汁，／挖牆角，賣力氣：『砍掉合作社——二十萬』／『保護富農——要長期』／『計劃經濟——多呆板』／『投機倒把——沒關係』／戳破畫皮看劉某，／咬牙切齒要復辟。」在〈6、沽名釣利〉中，揭露劉少奇的修養為「沽名釣利」：「少奇有『修養』，／平生善釣『魚』，／名為集體實為己，／『吃小虧占大便宜。』／為掌大權做高官，／耍盡骯髒鬼把戲。」將劉少奇視為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一丘之貉。紅纓槍的〈送瘟神〉揭露劉少奇、鄧小平狼狽為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惡：「少奇『兄』，小平『弟』，／形影相吊一二一，／『劉克思』要變天，／『鄧書記』想復辟。／結黨營私拉黑線，／滿腦子資本主義。」揭露劉鄧黑線「欲置文化革命於死地」，指出「挖出彭陸羅楊陶，／後台是劉鄧老板賣力氣」。齊衛東的〈劉少奇、鄧小平是周揚文藝黑幫的總後台〉，以21節詩揭露「舞台大演名、洋、古，／帝王將相群魔舞」的現象，是周揚文藝黑幫釀成的，而劉少奇、鄧小平是其總後台。詩歌寫道：「文藝黑線粗又長，／牛鬼蛇神齊出場，／〈兵臨城下〉〈三家巷〉，／〈青春之歌〉〈李慧娘〉。／主席指示閃金光，／字字擊中大黑幫。／劉、鄧出馬談文藝，『是認識問題，不反黨。』／文藝黑幫的總後台，／對著肥皂吹起來，／製造『文藝界新氣象』，／『很有成績，誰說壞。』」峭石的〈猛烈轟擊！〉提出集中火力「瞄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猛烈轟擊：「就是他——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懷著顆漆黑的狼子野心，／夢想作中國的末代皇帝；／就是他——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妄想摘掉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瘋狂反對我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詩歌以罄竹難書式的詩行，揭露劉少奇的「狼子野心」。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如此「修養」〉以「拉開西洋布景，請看『修養』之真諦」的手法，揭露劉少奇修養的「真諦」：「野心勃勃，／夢想平步青雲，／效法祖師『赫驢』／一心想做『劉皇帝』。」「祭『修養』幡旗，／馴養奴才一批。／專事拍馬逢迎，／上級說二不一。／掄大棒、記黑帳，／看看哪個敢『調皮』！」佚名的〈子字歌——「劉克思」的自畫像〉，以嘲弄式的筆調批判劉少奇。「地主階級的兒子，／資產階級的孝子。／拜孔夫子，／捧赫禿子。／摟著柯西金的脖子，／拉著蘇加諾的膀子。／人民面前他稱老子，／敵人面前他是耗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頭子，／中國修正主義的禍根子。」打倒劉少奇聯絡站的〈劉鄧陶三重唱〉以

「三句半」的曲藝形式，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劉記導演三重奏，／基調定好修、修、修！／力竭聲嘶叫又吼，／醜！醜！／赫禿微笑又點頭，／牛鬼蛇神齊拍手，／群魔亂舞吵嚷嚷，／瘋狗！」

在紅衛兵詩歌中，對於劉少奇等的批判大都以漫畫諷刺的筆調來寫，以黑色作為以劉少奇為主的走資派的主色，在對於劉少奇從形象到內涵的勾勒嘲諷中，表達紅衛兵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與走資派勢不兩立的革命姿態。

## 白色與修正主義

文化大革命將反修防修作為其政治任務的一個方面，因此在《紅衛兵詩選》中有著不少反修題材的作品，而毛澤東思想就成為反修的思想武器。冠名為「反修」的詩〈猶有花枝俏——獻給英雄的中國留學生〉，將頌歌獻給了在莫斯科紅場上高唱反修之歌的中國留學生。「天空中陰雲密布，／大地上狂風怒號，／寒流滾滾大雪飄，／白色恐怖，把莫斯科城籠罩。／是你們，是你們／在紅場上高唱〈國際歌〉，／巨雷聲聲，／修家王朝在各聲中動搖。」詩歌還描繪了留學生「在紅場上把《毛主席語錄》擊得高高」，「面對敵人的法西斯暴行」而毫無畏色。紅色的《毛主席語錄》在莫斯科的白色恐怖中，「照亮紅場，點燃蘇聯人民心中的火焰」，在詩歌中，白色就似乎成為蘇聯修正主義的象徵色了。驅虎豹的〈砸爛蘇修狗頭〉在對留學生事件的描寫中，表達了對於蘇修的憎惡：「王八柯西金，／混蛋勃烈日涅夫，／仇恨我文化革命，／懼怕毛主席語錄。／技窮似黔驢，／無能賽蠢豬。／在夜色昏暗的莫斯科，／趁烏雲籠罩列寧墓，／對我留歐學生動干戈，／血染十月革命故土；／搗毀我新聞櫃檯，／闖入我使館行凶，／罕見的強盜行徑，／一群色厲內荏的暴徒。」作者期盼：「看明朝，／紙船明燭照天燒，／柯、勃混蛋都打倒！／列寧主義返故鄉，／毛澤東思想普天照。」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普照世界的反修武器，成為紅衛兵詩歌中的反修模式。童曉的〈蘇修混蛋們，等著瞧吧！〉也敘述了中國留學生事件。「他們大打出手了！——／反修戰士的鮮血，／一次，又一次地／使鮮花更艷，紅場更紅。／新沙皇真不愧是／老沙皇的兒孫，／赫魯曉夫的門徒，／法西斯的變種，／美帝頭子的幫凶！」陳汝梅的〈致反修戰士——獻給從莫斯科歸國的我留歐學生〉謳歌了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在紅場被毆的留學生。「啊，英勇的中華兒女，／無畏的反修戰士，／你們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你們是傲然挺立的勁松。／在蘇修混蛋的面前，你們雄赳赳，氣昂昂，／多麼英勇，／多麼剛強！／兩個花圈是投向蘇修的原子彈，／本本《語錄》是殺向蘇修的鋼槍！」赤潮的〈願以鮮血染乾坤——頌反修戰士〉順時序地描述了留學生在紅場的遭遇：「蘇聯正是寒風凜冽，／紅場仍被冰雪籠罩。／中國革命學生，／把《毛主席語錄》舉得高高，／進謁列寧墓，／向斯大林哀悼。」「叛徒怕真理，／蘇修最怕陽光照。／對我革命留學生，／大動干戈，／興師動兵忙『圍剿』。／這批蠢家伙，／妄想籬筐罩太陽，／豈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軍警、特務、流氓，／皮靴、鐵棍、軍刀，……………」詩歌讚頌留學生「面對屠刀不變色，／胸對槍口心不跳」的無私無畏。紅芒的〈打倒蘇修〉在敘寫中國留學生的遭遇後，對於蘇聯人民寄予了希望：「紅旗、紅書、紅袖章，／紅衛兵戰士義憤填胸膛。／怒刷標語滿街頭，／造反大軍豪氣爽；／『油炸勃烈日涅夫！』／『絞死柯西金、米高揚！』／不信天下不變紅，／不信在偉大列寧的故鄉，／偉大的蘇聯人民／能讓這一小撮混蛋稱霸王！」革命造反兵團、革命造反紅衛兵、闖戰鬥隊的〈蘇修混蛋的自白〉以蘇修自白的口吻，敘述了中國留學生給列寧、斯大林敬獻花圈引起的事件。「我們沒有甚麼『馬列主義原則』，／不懂甚麼『國際法』，／在我看來，／真理也可踐踏，／只要為了反華。／沙皇是我的老祖先，／赫

秃是我爸爸。／人說，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我比他倆更陰險毒辣！」在雷厲的〈叛徒的嘴臉——柯西金倫敦出醜記〉中，刻意描摹柯西金在倫敦訪問時的醜態：「同威爾遜稱兄道弟，／對英女王卑躬俯首。／和平經念得滾瓜爛熟，／反華調唱得嗓門發臭。／此人是誰？／蘇修頭目柯西金——／列寧的叛徒，／美帝的走狗。」詩歌揭露柯西金攻擊中國的文化革命，出賣越南人民的利益，並描畫其悲哀的結局：「頭號混蛋柯西金，／面帶愁容心憂憂。／本想撈幾根稻草，／賣盡風流丟盡醜，／反弄得『不受歡迎』，／夾著尾巴往回溜。」

紅衛兵詩歌中的這些反修詩篇，主要抒寫中國留學生在莫斯科紅場上的遭遇，在讚揚留學生的反修精神、無畏氣概中，譴責蘇修對於留學生的迫害，抨擊蘇修叛變了列寧、斯大林革命事業的修正主義行徑，而白色就往往在詩歌中成為蘇修叛變革命的象徵色了。

日本學者岩佐昌暉在《紅衛兵詩選》的〈文革文學的研究狀況及本資料集〉一文中認為：「所謂的『文革文學』，簡而言之即以『政治優先、扭曲的浪漫主義、有意識地使用的粗野、非理性的文學描寫、性描寫的回避』等為明顯特徵的文學。」他提出了文革文學「創作動機及主題的政治性」、「作者的非己性、無名性、匿名性」、「語言、文體的戰鬥性和煽動性」、「感性的偏向（徹底排除感傷、哀愁、纖細[陰暗潮濕]的感性，注重粗放豪快、激越、屠戮[暴力效果]的感性、扭曲的浪漫主義）」、「對於『性』的描寫以及能夠使人聯想到『性』的描寫的忌諱和抹殺」等等特徵，這是切中肯綮的<sup>4</sup>。《紅衛兵詩選》中的詩作大也都具有如上的特徵，在文化革命政治性的意圖中，以激越豪放的語調抒寫狂熱年代紅衛兵狂熱情感，充滿了戰鬥性與煽動性，無論在對於領袖的崇拜，還是對於革命路線的捍衛；無論是對造反精神的謳歌，還是對於走資派的批判，還是對於修正主義的譴責等等，都可以見出文革文學的這種特徵。雖然文革文學中還有〈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等小說，有〈決裂〉、〈反擊〉、〈盛大的節日〉、〈歡騰的小涼河〉等電影，有〈紅燈記〉、〈沙家壩〉、〈海港〉、〈龍江頌〉等樣板戲，紅衛兵詩歌也是文革文學中的一部分，它是狂熱年代的歷史記錄、心態記錄、情緒記錄，它是十七年文學的延續和發展。

劉福春在《紅衛兵詩選》的後記中說：「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十年文革詩歌無疑是一個怪胎，但絕不是與前後互不關聯的孤零零的存在。雖然文革詩歌開始於對十七年的否定，並『打倒』了前期幾乎所有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也不斷受到批判，可從詩歌觀念上文革詩歌並沒有像所表述的那樣與過去是『徹底的決裂』。實際上，這一時期的詩歌與前期詩歌，特別是前十七年詩歌有著深刻的聯繫，它是前十七年詩歌的繼續，或者說是前十七年詩歌的一個苦果。如果是從前十七年走來或者了解前十七年詩歌，讀這些文革詩歌並不會感到陌生，這裏有很多過去熟悉的語言和語氣，有些就是前期詩歌的模仿。文革詩歌是前十七年詩歌非詩化的延續，它承繼並強化了頌歌與戰歌這前十七年詩歌的兩大主要功能，不同的是將其推向了極端，因而頌歌更多了愚昧和瘋狂，戰歌更多了霸氣和匪氣。作為詩歌現象，文革詩歌是獨特的，它是前十七年詩歌的發展，是中國當代詩歌中的一個階段。對於文革詩歌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前十七年的詩歌，也可以完整地把握中國當代詩歌的歷史演變。」<sup>5</sup>對於紅衛兵詩歌的搜集與研究，主要的意義和價值大概也就在此了。

## 註釋

1 許志英、鄒恬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主潮》，下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頁631。

2 本文詩歌的摘引，均為節錄，因為篇幅的原因，不能摘引全詩。

3 "\*"號在原文為缺字。

- 4 見岩佐昌璋、劉福春編選：《紅衛兵詩選》（日本福岡：中國書店，2001），頁VII-IX。
- 5 同上，頁292。

楊劍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期 2003年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期（2003年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